

浦城遺書

春濬紀聞



春渚紀聞卷之六

宋何蘧撰

東坡事實

文章快意

先生嘗謂劉景文與先子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后山往杏園

建中靖國元年陳無已以正字入館未幾得疾樓異世可時為登封令夜夢無已見別行李遽甚樓問是行何之曰暫往杏園東坡少遊諸人在彼已久樓起視事而得參寥子報云

春渚紀聞

卷六

一 留香室開雕

無已逝矣

坡仙之終

冰華居士錢濟明丈嘗跋施純叟藏先生帖後云建中靖國元年先生以玉局還自嶺海四月自當塗寄十一詩且約同程德孺至金山相候既往迓之遂決議為毘陵之居六月自儀真避疾渡江再見於奔牛埭先生獨卧榻上徐起謂某曰萬里生還乃以後事相託也惟吾子由自再貶及歸不復一見而訣此痛難堪餘無言者久之復曰某前在海外了得易書論語三書今盡以付子願勿以示人三十年後會有知者因取藏篋欲開而鑰失匙某曰某獲侍言方自此始何遽及



是也卽遷寓孫氏館日往造見見必移時慨然追論往事且及人間出嶺海詩文相示時發一笑覺肩宇間秀爽之氣照映坐人七月十二日疾少間曰今日有意喜近筆研試爲濟明戲書數紙遂書惠州江月五詩明日又得跋桂酒頌自爾疾稍增至十五日而終

鄒陽十三世

遠一日謁冰華文於其所居煙雨堂語次偶誦人祭先生文至降鄒陽於十三世天豈偶然繼孟軻於五百年吾無間也之句冰華笑曰此老夫所爲者因請降鄒陽事冰華云元祐初劉貢甫夢至一官府案間文軸甚多偶取一軸展視云在春渚紀聞

宋爲蘓某逆數而上十三世云在西漢爲鄒陽蓋如黃帝時爲火師周朝爲柱下史只一老聃也

卷六

二 留香室開雕

紫府押衙

雲川莫蒙養正崇寧間過余言夜夢行西湖上見一人野服鬢髻頽然而長參從數人軒軒然常在人前路人或指之而言曰此蘇翰林也養正少識之亟趨前拜且致恭曰蒙自爲兒時誦先生之文願執巾侍不可得也不知先生厭世仙去今何所領而參從如是也先生顧視久之曰是太學生莫蒙否養正對之曰然先生領之曰某今爲紫府押衙語訖而覺後偶得先生嶺外手書一紙云夜登合江樓夢韓魏公騎鶴

相過云受命與公同北歸中原當不久也已而果然小說載魏公爲紫府真人則養正之夢不誣矣

裕陵瞻賢士

先生臨錢塘郡日先君以武學博士出爲徐州學官待次姑蘇公遣舟邀取至郡留款數月約同劉景文泛舟西湖酒酣顧視湖山意頗歡適且語及先君被遇自裕陵之初而歎今日之除似是左遷久之復謂景文曰如某今日餘生亦皆裕陵之賜也景文請其說云某初逮繫御史獄獄具奏上是夕昏鼓旣畢某方就寢忽見二人排闥而入投篋於地卽枕卧之至四鼓某睡中覺有撼體而連語云學士賀喜者某徐轉側問之卽曰安心熟寢乃挈篋而出蓋初奏上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而裕陵初無深罪之意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某起居狀適某晝寢鼻息如雷卽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胸中無事者於是卽有黃州之命則裕陵之恕念臣子之心何以補報萬一後先君嘗以前事語張嘉父嘉父云公自黃移汝州謝表旣上裕陵覽之顧謂侍臣曰蘇軾真奇才時有憾公者復前奏曰觀軾表中猶有怨望之語裕陵愕然曰何謂也對曰其言兄弟並列於賢科與驚魂未定夢遊繚紲之中之語蓋言軾輒皆前應直言極諫之詔今乃以詩詞被譴誠非其罪也裕陵徐謂之曰朕已灼知

爲軼衷心實無他腸也於是語塞云

墨木竹石

先生戲筆所作枯株竹石雖出一時取適而絕去古今畫格自我作古遠家所藏枯木并拳石叢篠二紙連手帖一幅乃是在黃州與章質夫莊敏公者帖云某近者百事廢懶唯作墨木頗精奉寄一紙思我當一展觀也後又書云本只作墨木餘興未已更作竹石一紙同往前者未有此體也是公亦欲使後人知之耳

裕陵惜人才

公在黃州都下忽盛傳公病歿裕陵以問蒲宗孟宗孟奏曰

春渚紀聞

卷六

四

留香室閒雕

日來外間似有此語然亦未知的實裕陵將進食因歎息再三曰才難遂輟飯而起意甚不懌後公於哲廟朝表薦先子博士備論云先皇帝道配周孔言成典謨蓋嘗當食不御有才難之歎其說蓋出於此

著述詳攷故實

秦少章言公嘗言觀書之樂夜常以三鼓爲率雖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而寢然自出詔獄之後不復觀一字矣某於錢塘從公學二年未嘗見公特觀一書也然每有賦詠及著撰所用故實雖目前爛熟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

書明光詞

蔣子有家藏先生於吳牋上手書一詞是爲餘杭通守時字
云紅杏了天桃盡獨自占春芳不比人間蘭麝自然透骨生
香對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憂長笛吹花落除是寧
王旣不知曲名常以問先生門下士及伯達與仲虎叔平諸
孫皆云未之見也又不知兼合明光是何等事或云是醪醑
也

論古文俚語二說

文章至東漢始陵夷至晉宋間句爲一段字作一處其源出
於崔蔡史載文姬兩詩特爲俊偉非獨爲婦人之奇乃伯喈
所不逮也又俚俗語有可取者處貧賤易耐富貴難安勞苦
春渚紀聞

卷六

五

留香室開廳

易安閑散難忍痛易忍癢難人能安閑散耐富貴忍癢重有
道之士也二段所書皆東坡醉墨蓮家寶之甚久後入御府
世無傳此語者故錄於此

題領巾裙帶二絕

嘉興李巨山錢安道尙書甥也先生嘗過安道小酌其女數
歲以領巾乞詩公卽書絕句云臨池妙墨出元常弄玉嬌癡
笑柳娘吟雪屢會驚太傅斷弦何必試中郎又於陶安世家
見爲劉唐年君佐小女裙帶上作散隸書絕句云任從酒滿
翻香縷不願書來繫綵牋半接西湖橫綠草雙垂南浦拂紅
蓮每句皆用一事尤可珍寶也

管妓比海棠絕句

先生在黃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管妓侍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請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濃取筆大書云東坡七歲黃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卽擲筆袖手與客笑談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出場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醉而散

太白胸次

春渚紀聞

卷六

六

留香室開雕

士之所尚忠義氣節不以摘詞摘句爲勝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間殺生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主意有所疾殺身不顧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污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至先生作太白贊則曰開元有道爲可留縻之不可矧肯求又云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噴二公立論正似見二公胸次也

賦詩聯詠四姬

徐黃州之子叔廣十四秀才先生與其舅張仲謨書所謂十三十四皆有俊性者是也嘗出先生醉墨一軸字畫欵傾龍蛇飛動乃是張無盡過黃州而黃州有四侍人適張夫人攜

其一往婿家爲浴兒之會無盡因戲語云厥有美妾良由令
妻公卽續之爲小賦云道得徵章鄭趙姓稱孫姜闍齊浴兒
於玉潤之家一夔足矣侍坐於冰清之側三英粲兮旣暮而
張夫人復還其一還乃閨姬也最爲徐所寵公復書絕句云
玉筍纖纖揭繡簾一心偷看綠羅尖使君三尺毬頭帽須信
從來只有簷

樂語畫隸三絕

蓮於揚州得先生手畫一樂工復作樂語云桃園未必無杏
銀鑛終須有鉛苻帶豈能攔浪藕花却解留蓮其後又作漢
隸書子瞻禹功同觀真三絕也

春渚紀聞

卷六

七

留香室開牖

秦蘇相遇自述輓誌

先生自惠移僮耳秦七丈少游亦自郴陽移海康渡海相遇
二公共語恐下石者更啓後命少游因出自作挽詞呈公公
撫其背曰某常憂少游未盡此理今復何言某亦嘗自爲誌
墓文封付從者不使過子知也遂相與嘯詠而別初少游謁
公彭門和詩有更約後期游汗漫蓋識於此云

牛酒帖

先生在東坡每有勝集酒後戲書以娛坐客見於傳錄者多
矣獨畢少董所藏一帖醉墨瀾翻而語特有味云今日與數
客飲酒而純臣適至秋熱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

無職任見大王旣與純臣飲無以侑酒西鄰耕牛適病足乃以爲餽飲旣醉遂從東坡之東直出至春草亭而歸時已三鼓矣所謂春草亭乃在郡城之外是與客飲私酒殺耕牛醉酒踰城犯夜而歸又不知純臣者是何人豈亦應不當與往還人也

饋藥染翰

先生自海外還至贛上寓居水南日過郡城攜一藥囊遇有疾者必爲發藥并疏方示之每至寺觀好事者及僧道之流有欲得公墨妙者必預探公行遊之所多設佳紙於紙尾書記名氏堆積案間拱立以俟公見卽笑視略無所問縱筆揮染隨紙付人至日暮筆倦或案紙尙多卽笑語之曰日暮矣恐小書不能竟紙或欲齋名及佛偈幸見語也及歸人人厭滿忻躍而散

寫畫白團扇

先生臨錢塘日有陳訴負綾絹錢二萬不償者公呼至詢之云某家以製扇爲業適父死而又自今春以來連雨天寒所製不售非固負之也公熟視久之曰姑取汝所製扇來吾當爲汝發市也須臾扇至公取白團夾絹二十扇就判筆作行書草聖及枯木竹石頃刻而盡卽以付之曰出外速償所負也其人抱扇泣謝而出始踰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

扇所持立盡後至而不得者至懊恨不勝而去遂盡償所逋
一郡稱嗟至有泣下者

寺認法屬黑子如星

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日始與參寥子
同登方丈卽顧謂參寥曰某生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
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至懺堂當有九十二級遣人數之果
如其言卽謂參寥子曰某前身山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
屬耳後每至寺卽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廉時爲僧雛侍側
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狀世人不得
見也卽北山君謂顏魯公白誌金骨記名仙籍是也

春渚紀聞

卷六

九

留香室隄雕

觀書用意

唐子西云先生赴定武時過京師館於城外一園子中余時
年十八謁之間近觀甚書子對以方讀書書粹問其中有甚
亭子名予茫然失對始悟前輩觀書用意如此

筆下變化

晁丈無咎言蘇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輒變一
體卒之學成而已廼知筆下變化皆自端楷中來爾不端其
本而欺以求售吾知書中孟嘉自可默識也

馬蹶答問

元祐三年北虜賀正使劉霄等入賀公與狄詠館伴錫嘉燕

回始行馬而公馬小蹶劉卽前訊曰馬驚無苦否公應之曰
銜勒在御雖小失無傷也

蘇劉互諷

劉貢父舍人滑稽辨捷爲近世之冠晚年雖得大風惡疾而
乘機決發亦不能忍也一日與先生擁爐於慧林僧寮謂坡
曰吾之隣人有一子稍長因使之代掌小解不逾歲偶誤質
盜物資本耗折殆盡其子媿之乃引罪而請其父曰某拙於
運財以敗成業今請從師讀書勉赴科舉庶幾可成以雪前
恥也其父大喜卽擇日具酒肴以遣之旣別且囑之曰吾老
矣所恃以爲窮年之養者子也今子去我而遊學儻或僥倖

春渚紀聞

卷六

十

留香室閒離

改門換戶吾之大幸也然切有一事不可不記或有交友與
汝唱和須子細看莫更和却賊詩狼狽而歸也蓋譏先生前
遣詔獄如王晉卿周開祖之徒皆以和詩爲累也貢父語始
絕口先生卽謂之曰某聞昔夫子自衛反魯曾有召夫子食
者旣出而羣弟子相與語曰魯吾父母之邦也我曹久從夫
子轍環四方今幸俱還鄉里能乘夫子之出相從尋訪親舊
因之闔市否衆忻然許之始過闔闔未及縱觀而稠人中望
見夫子巍然而來於是惶懼相告由夏之徒奔蹕越逸無一
留者獨顏子拘謹不能遽爲濶步顧市中石塔似可隱蔽卽
屏伏其旁以俟夫子之過已而羣弟子因目之爲避孔子塔

蓋譏盲爰風疾之劇以報之也

回江之利

先生元祐四年以內相出典餘杭時水官侯臨亦繼出守上饒過郡以嘗渡江敗舟於浮山遂陰畫回江之利以獻從公相視其宜一自富陽新橋港至小嶺開鑿以通閩林港或費用不給則置山不鑿而令往來之舟般運度嶺由餘杭女兒橋港至郡北關江漲橋以通運河一自龍山閘而出循江道過六和寺由南蕩朱橋港開石門平田至廟山然後復出江道二十里至富陽而公詩有坐陳三策本人謀唯留一諾待我畫謂此又云石門之役萬金耳首鼠不爲吾已隘上饒使

春渚紀聞

卷六

十一

留香室開雕

君更超逸坐琬浮山如累塊者知所議出於侯也時越尼身死官籍其資得錢二十萬緡公乞於朝又請度牒三百道佐用得請而公入爲翰林承旨除林希子中爲代有諛者言今鑿龍山姥嶺正犯太守身因寢其議而遷用亡尼之資遺惠至今往來者惜之

翰墨之富

先生翰墨之妙旣經崇寧大觀焚燬之餘人間所藏蓋一二數也至宣和間內府復加搜訪一紙定直萬錢而梁師成以三百千取吾族人英州石橋銘譚積以五萬錢輟沈元弼月林堂榜名三字至於幽人釋子所藏寸紙皆爲利誘盡歸諸

貴近及大卷軸輪積天上丙午年金人犯闕輸運而往疑南
州無一字之餘也而紹興之初余於中貴任源家見其所藏
幾二百軸最佳者有徑寸字書宸奎閣記行書南遷乞乘舟
表與酒子賦又於先生諸孫處見海外五賦字皆如醉翁亭
記而加老放畢少董處見自虜中還得責目惠卿詞於王信
仲家人針篋中續仲永處見海外祭妹德化縣君文與余世
寶東坡先生無一錢詩醉草十紙龍蛇飛動皆非前後石刻
所見者則德麟趙丈嘗跋公書後有翰墨稽天發乎妙定之
語爲不虛也

龍團稱屈賦

春渚紀聞

卷六

七

留香室開雕

先生一日與魯直文潛諸人會飯既食骨堆兒血羹客有須
薄茶者因就取所碾龍團遍啜坐人或曰使龍茶能言當須
稱屈先生撫掌久之曰是亦可爲一題因援筆戲作律賦一
首以俾薦血羹龍團稱屈爲韻山谷擊節稱詠不能已已無
藏本聞關子開能誦今亡矣惜哉

質換真書

先生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匿稅人南
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掩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
郎宅顯見僞妄公卽呼味道前訊問其掩中果何物也味道
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贖以

百千就置建陽小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
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心竊計之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瑣
子類唯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味道遂僞假先
生台銜緘封而來不探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幸先
生恕之公熟視笑呼掌牋奏書史公令去舊封換題細銜附
至東京竹竿巷蘇侍郎宅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示謂味道
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來年高過當却惠顧也味道
慄謝再三次年果登高第還具牋啓謝殷勤其語亦多警策
公甚喜爲延款數日而去

春渚紀聞

卷六

三

留春室開雕

春渚紀聞卷之七

宋何薳撰

長樂梁章鉅
浦城祝昌泰 全較刊

詩詞事略

牧之詩誤

十洲記載鳳麟洲上多麟鳳人取鳳味及麟角合煎爲膠號集弦膠又名連金泥漢武帝時西國王使至獻膠四兩嘗於上林續弦者是也而杜牧之詩有天上鳳凰難得髓何人解合續弦膠恐髓字誤然髓亦安可爲膠也

冬瓜詩誤

雲溪友議載酒徒朱冲嘲張祐云白在東都元已薨繼臺鳳閣少人登冬瓜堰下逢張祐牛矢灘邊說我能以祐時爲堰官也按承吉以處士自高諸侯府爭相辟召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豈肯屈就堰官之辱耶金華子雜說云祐死子虔望亦有詩名嘗救濟於嘉興裴宏慶署之冬瓜堰官虔望不伏宏慶曰祐子守冬瓜已過分矣此說有理也

作文不憚屢改

自昔詞人琢磨之苦至有一字窮歲月十年成一賦者白樂天詩詞疑皆衝口而成及見今人所藏遺藁塗竄甚多歐陽文忠公作文旣畢貼之牆壁坐臥觀之改正盡善方出以示人薳嘗於文忠公諸孫望之處得東坡先生數詩藁其和歐

陽朔詩云淵明爲小邑繼圈去爲字改作求字又連塗小邑
二字作縣令字凡三改乃成今句至胡椒銖兩多安用八百
斛初云胡椒亦安用乃貯八百斛若如初語未免後人疵議
又知雖大手筆不以一時筆快爲定而憚於屢改也

司馬才仲遇蘓小

司馬才仲初在洛下晝寢夢一美姝牽帷而歌曰妾本錢塘
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窓幾陣
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且曰後日相見
於錢塘江上及才仲以東坡先生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塘
幕官其廨舍後唐蘇小墓在焉時秦少章爲錢塘尉爲續其
春渚紀聞

卷七

二 留香室開雕

詞後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籠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
無覓處夜涼明月生春渚不踰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畫水輿
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携一麗人登舟卽前聲啞繼而火
起舟尾狼忙走報家已慟哭矣

劉景文夢代晉文公

東坡先生稱劉景文博學能詩凜凜有英氣如三國陳元龍
之流元祐五年坡守錢塘景文爲東南將領佐公開治西湖
日由萬松嶺以至新堤坡在潁州和景文詩有萬松嶺上黃
千葉載酒年年踏松雪劉郎去後誰復來花下有人愁斷絕
謂此後坡薦景文得隰州以歿景文晚歲常夢與晉文公神

交夢中酬唱甚多家有編錄旣至隰州三日謁神祠出東城
所歷之地及拜瞻神象曉然夢中往還文公及每至所在也
一日夢文公云已受帝旨得景文爲代月餘景文得疾郡人
有宿郊外者見郡守嚴衛而入文公祠中凌晨趨府公已屬
續矣

趙德麟跋太白帖

雖自九天分派不與萬李同林步處雷驚電繞空餘翰墨窺
尋此趙德麟跋蓮所藏李太白醉草後其實自謂也

暨氏女野花詩

建安暨氏女子十歲能詩人令賦野花詩云多情樵牧類簪

春渚紀聞

卷七

三

留香室開雕

髻無主蜂鶯任宿房觀者雖加驚賞而知其後不保貞素竟
更數夫流落而終

王子直誤砭坡詩

王子直詩話云東坡先生作程筠歸真亭詩會看千字諫木
杪見龜趺龜趺是碑座不應見於木杪指以爲病初不知亭
在山半自下望碑則龜趺正在木杪豈真在木上耶杜子美
北征詩云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豈亦子美之僕留挂木
末如猿猱耶

柳菴字異

松陵唱和詩陸魯望賦吳中書云三菴涼波魚鼈動五茸春

草雉媠嬌注稱遠祖士衡載泖從水而此乃從草五茸吳王
獵所又有陸機茸皆豐草所在今觀所謂三泖皆漫水巨浸
春夏則荷蒲演迤水風生涼秋冬則葦葭藜翳魚嶼相望初
無江湖淒凜之色所謂冬暖夏涼者正盡其美或謂泖是水
死絕處故江左人目水之停滯不流者爲卯不知苾澤何獨
從草必有所據也

穿雲裂石聲

東坡先生和崗字詩云一聲吹裂翠崖崗蘆家藏公墨本詩
後注云昔有喜笛者能爲穿雲裂石之聲別不用事也

月食詩指董秦乃二人

春渚紀聞

卷七

四

留香室開雕

玉川子月食詩官爵奉董秦恐指董偃秦宮也

徐氏父子俊偉

東坡帥杭日與徐璿全父坐雙檜堂公指二檜曰二疎辭漢
去璿應聲云大老人周來公爲擊節久之璿之子端崇字崇
之少時俊偉落筆千字有人得山谷道人清江詞示之者崇
之曰山谷當今作者所知漁父止此耶或請爲賦援筆立就
其末魯邦司寇陳義高三閭大夫心徒勞相逢一笑無言說
去宿蘆花又明月識者奇之政和間余過禦兒訪其隱居坐
定謂余曰數夕頗爲飛蚊所擾夜不能寐因得一絕句云空
堂夜合勢如雲溝壑寧息過去身滿腹經營盡膏血那知道

父不眠人時蔡京富國方引用小人布列要近賦外橫歛以供花石之費天下之民殆不聊生而無敢形言者崇之託以規諷云

關氏伯仲詩深妙

鐘聲互起東西寺燈火遙分遠近村此余友關子東西湖夜歸所作非身到西湖不知此語形容之妙也關氏詩律精深妍妙世守家法子東二兄子咨子開皆稱作者野艇歸時蒲葉雨線車鳴處棟花風江南舊日經行地盡在於今醉夢中又寺官官小未朝叅紅日半竿春睡酣爲報隣雞莫驚起且容歸夢到江南此子咨詩也世傳以爲東坡先生所作非也

春渚紀聞

卷七

五

留香室開扉

鷄人唱曉夢聯詩

建安郭周孚未第時夢人以詩一聯示之云鷄人唱曉沉潛際漢殿傳聲彷彿聞郭於夢中口占續之云自慶寒儒千載遇夢魂先得覲天顏繼於余中榜登甲科初與同袍伏闕以待唱第忽聞岩堯間有連聲長歌了不成詞調不覺問其旁坐有應之者曰此所謂鷄人唱曉也郭欣然悟前詩之先定後恬於仕進官至員外郎所至以清慎稱云

夢讀異詩

莫養正崇寧初在都下夢人持數詩相視內一篇語皆割剜不可解既醒獨憶兩聯云火輪方擊轂風劍已飛鏃諸天互

魔擾救護世尊忙不知何謂也

駟陵獎拔郭贊

先友郭昭爲京東憲日嘗謂先生言其曾大父中令公贊初爲布衣時肄業京師皇建院一日方與僧對奕外傳南衙大王至以大宗龍潛日常判開封府故有南衙之稱忘收棋局太宗從容問所與棋者僧以郭對太宗命召至郭不敢隱卽前拜謁太宗見郭進趨詳雅襟度朴遠屬意再三因詢其行卷適有詩軸在案間卽取以跪呈首篇有觀草書詩云高低草木芽爭發多少龍蛇眼未開太宗大加稱賞蓋有合聖意者卽載以後乘歸府第命章聖出拜之不闕月而太宗登極遂以隨龍恩命官爾後眷遇益隆不十數年位登公輔蓋與孟襄陽賈長江不侔矣

顏幾聖索酒友詩

錢塘顏幾字幾聖俊偉不羈性復嗜酒無日不飲東坡先生臨郡日適當秋賦幾於場中潛代一豪子劉生者遂魁送舉子致訟下幾獄久不得飲密以一詩付獄吏送外間酒友云龜不靈身廼有胎刀從林甫笑中來憂惶囚繫二十日辜負醺酣三百盃病鶴雖甘低羽翼罪龍尤欲望風雷諸豪俱是知心友誰遣尊彝向北開吏以呈坡坡因緩其獄至會赦得免後數年一日醉臥西湖寺中起題壁間云白日尊中短青

山枕上高不數日而終

米元章遭遇

米元章爲書學博士一日上幸後苑春物韶美儀衛嚴整遽召芾至出烏絲欄一軸宣語曰知卿能大書爲朕竟此軸芾舞舞訖卽縮袖舐筆伸卷神韻可觀大書二十言以進曰目眩九光開雲蒸步起雷不知天近遠親見玉皇來上大喜錫簪甚渥又一日上與蔡京論書長岳復召芾至令書一大屏顧左右宣取筆研而上指御案間端研使就用之芾書成卽擗研跪請曰此研經賜臣芾濡染不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蹈舞以謝卽抱負趨出餘墨染漬袍袖而

秦浩紀聞

卷七

七

留香室調雕

喜見顏色上顧蔡京曰顧名不虛得也京奏曰芾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何張遺句南金錄

蓮仲兄邀字子薦兒時嘗過僧居賦藏揚軒詩云不使翠分旁牖去却緣清甚畏人知踰冠而卒與友人張圖南伯鵬者俱寓居餘杭又姻家也伯鵬亦不幸早世伯鵬嘗與余分韻賦詩繼有一詩督余所作云坐中病競分明久驢上敲推兀未裁用事精穩如老作者惜乎造物者不少假之年以觀其所止也余嘗集二人遺句名之曰南金錄且爲之跋云方二人爲童子時已有星心月脇中語驚動老成逮其知學復觀

其所以因材自勵期於至遠者亦若王良造父秣驥驟而問途是心豈在夫較縈策之妙於蟻封之間而已哉不幸短命百不一施所可表見於後者獨此編耳覽者不以為過言

李媛步伍亭詩

蓮兄子碩送客餘杭步伍亭就觀壁後得澁墨書字數行彷彿可辨筆迹道媚如出女手云夜臺夜復夜東山東復東當時九龍月今日白楊風後題云李媛書詳味詩句似非世人所作亭後荒園有數十塚疑塚間鬼憑附而書不然好事者為鬼語耳

漁父詩答范希文

春渚紀聞

卷七

八

留香室開雕

關子東云范希文嘗於江山見一漁父意其隱者也問姓名不對留詩一絕而去獨記其兩句云十年江上無人問兩手今朝一度叉

王林梅詩相類

王舒公嘗賦梅花詩云須裊黃金危欲墜蒂團紅蠟巧能粧與林和靖所賦一聯極相似林云藥訝粉綃裁太碎蒂疑紅蠟綴初乾或核林上句合王下句似為全勝

蘓黃秦書各有癖

東坡先生山谷道人秦太虛七丈每為人乞書酒酣筆倦坡則多作枯木拳石以塞人意山谷則書禪句秦七丈則書鬼

詩余家收山谷所書禪句幾三十餘首有云牽驢飲江水鼻
吹波浪起岸上蹄踏蹄水中背對背與自是釣魚船上客偶
除須鬢著袈裟佛祖位中留不住夜來依舊宿蘆花此二詩
人間計有數十百紙矣百花橋下木蘭舟破月衝煙任意流
金玉滿堂何所戀爭如年少去來休又溘爾一氣散去託萬
鬼隣四大不自保况復滿堂親膏血汗厚土化作邱中塵空
牀橫白骨奄忽千歲人秦七丈屢書此二詩余所藏大字小
字各有二本

罵胥詩對

福唐張道人多與人言偈語人禍福如徐神公言法華既過

春渚紀聞

卷七

九

留香室開雕

無不神驗者然亦時有戲劇驚動小人者郡有胥魁某性剛
悍素為郡人所惡偶以年勞出職既府謝而出躍馬還家道
逢道人衝窾而過旣內不自安下馬挽張且求偈言張於茶
肆取紙大書與之曰畜生騎畜生兩箇不相爭坐者只管坐
行者只管行胥覽之大慙而退余兒時嘗聞魏處士隱居陝
府有孔目官姓王者好為惡詩嘗至東郊舉示魏及言其精
於屬對魏甚苦之而不能却也一日忽有數客訪魏而王至
云某夜得一聯似極難對能對者當輸一飯會眾請其句云
籠牀不是籠牀蚊厨乃是籠牀方竊自稱奇而魏卽應聲曰
我有對矣可以孔目不是孔目驢紂乃是孔目一座稱快王

卽拂袖而出終身不至草堂也蓋小人僭妄不可堪忍雖大
修行人與大雅君子箭在機上不得不發也

陸規七歲能題詩

陸農師左丞之父少師公規生七歲不能言一日忽書壁間
云昔年曾住海三山日月宮中數往還無事引他天女笑謔
來爲吏向人間自此能言語後登進士第官至卿監壽八十
而終

辨月中影

王荆公亦言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影也至東坡先生有正
如大圓鏡寫此山河影妄言桂兔墓俗說皆可屏之句以二
先生窮理盡性固當無可議者然尚有未盡解處今以半鏡
懸照物像則全而見之月未滿則中之物像亦只半見何也

兔有雌雄

東坡先生云中秋月明則是秋必多兔野人或言兔無雄者
望月而孕信斯言則木蘭詩云雌兔眼迷離雄兔脚撲握何
也先生徑山詩有爇足惟撲握若雄兔在月則徑山正公又
非得而爇足也

詩句七十二取義

玉臺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
孟東野和薔薇歌仙機札飛鳳凰花開七十有二行不知

皆用七十二取何義也

花色與香異

酒成碧後方堪飲花到白來元是香此趙文德麟賦玉簪花詩也歷數花品白而香者十花八九也至於菊則花白者輒無香花之黃者十亦八九無香至於菊則黃者乃始有香是亦所稟之異未易以理推者也

後山評詩人

後山詩評云詩欲其好則不能好王介甫以工蘇子瞻以新黃魯直以奇獨子美之詩奇常工易新陳無不好者至荆公之論則云杜詩固奇就其中擇之好句亦自有數豈後山以春渚紀聞

卷七

十一 留香室開雕

體製論而荆公以言句求之耶

春渚紀聞卷之八

宋何薳撰

雜書琴事

辨廣陵散

長樂梁章鉅
浦城祝昌泰全較刊

廣陵散傳稱嵇中散受之神人至唐韓臯又從而為之說云
康製此曲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有篡
魏之心王陵母邱儉諸人繼為揚州都督咸謀與復俱為晉
宣父子所殺揚州故廣陵地康避世禍託之鬼神以俟知音
者云臯誠賞音者然初不詳考漢魏時揚州刺史治壽春廣
陵自屬徐州至隋唐乃為揚州耳又劉潛琴議稱杜夔妙於

春渚紀聞

卷八

留香室開牕

廣陵散嵇中散就其子猛求得此聲按夔在漢為雅樂郎魏
武平荊州得夔喜甚因令論製樂事在夔已妙此曲則慢商
之聲似不因廣陵興復之舉不成而製曲明矣政和五年二
月十五日烏戍小隱聽照曠道人彈此曲音節殊妙有以感
動坐人者或疑前後所傳之異因以所聞并記坐人所舉琴
事參而書之

六琴說

爾雅大琴謂之離二十七絃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治堯加
三絃以合君臣之恩蔡邕益之為九漢高祖入咸陽宮得銅
琴十三絃銘之曰璠璵之樂馬明生僊遊見神女於玉几上

彈一絃琴而五音具奏此六琴雖損益各有意義而世所共傳者七絃也余於是知法出乎堯者雖亘千古而無弊非智巧之所能變易也

古琴品飾

秦漢之間所製琴品多飾以犀玉金彩故有瑤琴綠綺之號西京雜記趙后有琴名鳳凰皆用金隱起爲龍鳳古賢列女之像嵇叔夜琴賦所謂錯以犀象藉以翠綠爰有龍鳳之像古人之形是也

古聲遺製

余謂古聲之存於器者唯琴音中時有一二不患其器之樸拙使人援絃促軫想見太古自然之妙然後爲勝近世百器惟新惟琴器略無華飾以最古蛇腹紋爲奇至有縫張弛拆而聲不散者亦不加完獨此有三代遺製云

叔夜有道之士

孔子旣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言其哀心未忘也夫哀感之小存於中則絃手皦然而不諧此理之必然者余觀嵇中散被譖就刑寃痛甚矣而叔夜乃更神色夷曠援琴終曲重嘆廣陵之不傳此真所謂有道之士不以死生嬰懷者若彼中無所養則赴市之時神魂荒擾呼天請命之不暇豈能愉心和氣雍容奏技如在暇豫時耶惜哉史氏不能逆彼心寄表

示後人謂其拳拳於一曲失士多矣

明皇好惡

唐明皇雅好羯鼓嘗令待詔鼓琴未終曲而遣之急令呼寧王取羯鼓來爲我解穢噫羯鼓夷樂也琴治世之音也以治世之音爲穢而欲以荒夷淫淫之奏除之何明皇耽惑錯亂如此之甚正如棄張曲江忠鯁先見之言而狎寵祿山賊媚悅已之奉天寶之禍國祚再造者實出幸矣

蔡嵇琴賦

蔡中郎琴賦云左手抑揚右手徘徊指掌反覆抑按藏摧嵇叔夜亦云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從容秘玩人知藏春渚紀聞

卷八

三

留香室開雕

摧毓養四字之妙雖試手調絃已勝常人十年工用

擊琴

宋柳惲嘗賦詩未就以筆捶琴客有以筋和之惲驚其哀韻乃製爲雅音後傳擊琴蓋自惲始近世不復傳此正恐失古人搏拊之意流入箏筑耳

有道之器

褚彥回常聚哀祭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并在祭坐撫節而嘆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躋離不可得已彥回風流和韻施之燕閒故是佳士若當艱危之際以一家物與一家亦

痛其須髯如棘無丈夫意氣耳

聞絃賞音

蕭思話領右衛將軍嘗從宋武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宋武吏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之曰賞卿有松石間高意余謂促軫動操超然有高山遠水之思者故不乏人而聞絃賞音最爲難遇此伯牙所以絕絃於鍾期之死也

琴趣

鳴絃轉軫要先有鈞深致遠之懷不規規於絃手之間期較工拙便爲造微入妙如孫登彈琴頽然自得風神超邁若遊六合之外者桓大司馬謝祖仁於北牖下彈琵琶自有天際意此爲得之

秦渚紀聞

卷八

四

留香室開雕

焦尾

搜神記載吳人有以枯桐爲爨者蔡伯喈聞其爆聲知其爲良桐請於主人削之爲琴果有殊聲而燒痕不盡因名之焦尾後人遂徧之如林宗折巾飛燕唾花皆以醜爲妍也

雷琴四田八日

東坡先生書琴事云家有雷琴破之中有八日合之語不曉其何謂也先生非不解者表出之以令後人思之耳蓋古雷字從四田四田折之是爲八日也

記墨

烟香自有龍麝氣

西洛王廸隱君子也其墨法止用遠煙鹿膠二物銳澤出陳
贍之右文潞公嘗從廸求墨久之持煙一奩見公且請以指
按煙指起煙亦隨起曰此煙之最輕遠者乃抄煙以湯淪起
揖公對吸云當自有龍麝氣真煙香也凡墨入龍麝皆奪煙
香而引蒸濕及爲墨病俗子不知也

陳贍傳異人膠法

陳贍真定人初造墨遇異人傳和膠法因就山中古松取煤
其用膠雖不及常和沈珪而置之濕潤初不蒸此則其妙處
也又受異人之教每劬止售半千價雖廉而利常贏餘余嘗

春渚紀聞

卷八

五

留香室開雕

以萬錢就贍取墨適非造墨時因返金而以斷裂不完者二
十笏爲寄曰此因膠緊所致非深於墨不敢爲獻也試之果
出常製之右余寶而用之并就真定公庫轉置得百笏自謂
終身享之不盡胡馬南渡一掃無餘繼訪好事所藏蓋一二
見也緣贍在宣和間已自貴重劬直五萬比其身蓋百倍
矣贍死婿董仲淵因其法而加膠墨尤堅緻恨其卽死流傳
不多也董後有張順亦贍婿而所製不及淵亦失贍法云

潘谷墨仙揣囊知墨

潘谷賣墨都下元祐初余爲童子侍先君居武學直舍中谷
常至負墨篋而酣詠自若每笏止取百錢或就而乞探篋取

斷碎者與之不吝也其用膠不過五兩之制亦遇濕不敗後傳谷醉飲郊外經日不歸家人求之坐於枯井而死體皆柔軟疑其解化也東坡先生嘗贈之詩有一朝入海尋李白空看人間畫墨仙之句蓋言其爲墨隱也山谷道人云潘生一曰過余取所藏墨平之谷隔錦囊揣之曰此李承宴軟劑今不易得又揣一曰此谷二十年造者今精力不及無此墨也取視果然其小握子墨鑿者云可入藥用亦藉其真氣之力也

漆煙對膠

沈珪嘉禾人初因販糴往來黃山有教之爲墨者以意用膠一出便有聲稱後又出意取古松煤雜用脂漆淬燒之得煙

春渚紀聞

卷八

六

留香室開雕

極精黑名爲漆煙每云韋仲將法止用五兩之膠至李氏渡江始用對膠而秘不傳爲可恨一日與張處厚於居彥實家造墨而出灰池失早墨皆斷裂彥實以所用墨料精佳惜不忍棄遂蒸浸以出故膠再以新膠和之墨成其堅如玉石因悟對膠法每視煙料而煎膠膠成和燥無一滴多寡也故其墨銘云沈珪對膠十年如石一點如漆者此最佳者也余識之蓋二十年矣其爲人有信義前後爲余製墨計數百笏戾子尅亂余避地嘉禾復與珪連牆而居曰爲余言膠法并觀其手製雖或得其大槩至微妙處雖其子宴亦不能傳也珪年七十餘終宴先珪卒其法遂絕有持張夜墨較珪漆煙而

勝者珪曰此非敵也乃取中光減膠一丸與攷墨並而攷墨
反出其下遠甚余扣之曰廷珪對膠於百年外方見勝妙蓋
雖精煙膠多則色爲膠所蔽遠年遠膠力漸退而墨色始見
耳若攷墨急於目前之售故用膠不多而煙墨不昧若歲久
膠盡則脫然無光如土炭耳攷墨用宜西北若入二浙一遇
梅潤則敗矣勝令嘏監嘉禾酒時廷致珪甚厚令盡其藝既
成卽小丸摩試而忽失所在後二年濟池得之其堅緻如故
令嘏莊敏公之子所蓄古墨至多而有鑒裁因謂珪曰幸多
自愛雖二季復生亦不能遠過也

洙泗之珍

春渚紀聞

卷八

七

曾香室開雕

東魯陳相作方圭樣銘之曰洙泗之珍佳墨也

二季膠法

柴珣國初時人得二季膠法出潘張之上其作玉梭樣銘曰
柴珣東宦者士大夫得之蓋金玉比也

都下墨工

崇寧已來都下墨工如張攷陳昱關珪弟瑱郭遇明皆有聲
稱而精於樣製

買煙印號

黃山張處厚高景臨皆起竈作煉製墨爲世業其用遠煙魚
膠所製佳者不減沈珪常和沈珪汪通輩或不自入山亦多

卽就二人買煙令渠用膠止各用印號耳

軟劑出光墨

九華朱覲亦喜用膠作軟劑出光墨莊敏滕公作郡日令其子製銘曰愛山堂造者最佳子聰不逮其父

紫霄峰墨

大室常和其墨精緻與其人已見東坡先生所書極善用膠余嘗就 and 得數餅銘曰紫霄峰造者歲久磨處真可截紙子遇不爲五百年後名而滅膠售俗如江南徐熙作落墨花而子崇嗣取悅俗眼而作沒骨花敗其家法也

南海松煤

春渚紀聞

卷八

八

留香室開雕

近世士人遊戲翰墨因其資地高韻創意出奇如晉章仲將宋張永所製者故自不少然不皆手製加減指授善工而爲之耳如東坡先生在儋耳令潘衡所造銘曰海南松煤東坡法墨者是也其法或云每笏用金花胭脂數餅故墨色艷發勝用丹砂也

蘇浩然斷金碎玉

支離居士蘇灝浩然所製皆作松紋皴皮而堅緻如玉石余與其孫之南字仲容遊其家所藏不過數笏而余於李漢臣犬得半笏持視仲容云真家寶也神廟朝高麗人入貢奏乞浩然墨詔取其家浩然止以十笏進呈其自珍祕蓋如此世

人有獲其寸許者如斷金碎玉爭相誇玩云大觀間劉無言取其製銘令沈珪作數百丸以遺好事及當朝貴人故今人所藏未必皆出浩然手製珪作此墨亦非近世墨工可及實可亂真也

寄寂堂墨如犀壁

晁季一生無他嗜獨見墨丸喜動眉宇其所製銘曰晁季一寄寂軒造者不減潘陳賀方回張秉道康爲章皆能精究和膠之法其製皆如犀壁也

精煙義墨

余嘗於章序臣家見一墨背列李承宴李惟益張谷潘谷四

春渚紀聞

卷八

九

留香室開雕

人名氏序臣云是王量提學所製思無佳墨取四家斷碎者再和膠漆成之自謂勝絕此其見遺者因謂序臣曰此亦好奇之過也余聞之製墨之妙正在和膠今之造佳墨者非不擇煙而不能佳絕者膠法謬也如不善爲文而取五經之語以意合而成章望其高古終不能佳也序臣又曰東坡先生亦嘗欲爲雪堂義墨何也余曰東坡蓋欲與衆共之而患其高下不一耳非所謂集衆美以爲善也

唐高宗鎮庫墨

近於內省任道源家見數種古墨皆生平未見多出御府所賜其最高者有唐高宗時鎮庫墨一笏重二兩許質堅如玉

石銘曰永徽二年鎮庫墨而不著墨工名氏

十三家墨

余爲兒時於彭門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壁璨然滿目其廷珪小挺歲久不見膠彩而書於紙間視之其黑皆非餘墨所及東坡先生臨郤日取試之爲書杜詩十三篇各於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墨工製名多蹈襲

墨工製名多相蹈襲其偶然耶亦好事者冀其精藝追配前人故以重名之也南唐李廷珪子承宴今有沈珪珪子宴又春渚紀聞 卷八 十 留香室開雕

有關珪國初張遇後有常遇和之子又有潘遇谷之子黥川布衣張谷所製得李氏法而世不多有同時有潘谷又永嘉葉谷作油煙與潭州胡景純相上下而膠法不及陳瞻之後又有梅瞻云耿德真江南人所製精者不減沈珪惜其早死藏墨之家不多見也

雜取樺煙

三衢蔡瑁雖家世造墨而取煙和膠皆出衆工之下其煤或雜取樺煙爲之止取利目前也

油松煙相半則經久

近世所用蒲大韶墨蓋油煙墨也後見續仲永言紹興初同

中貴鄭幾仁撫諭少師吳玠於仙人關回舟自涪陵來大韶
儒服于刺就船來謁因問油煙墨何得如是之堅久大韶云
亦半以松煙和之不爾則不得經久也

墨磨人

一日謁章季子於富春之法門寺出廷珪墨半笏爲示初不
見膠彩云是其大父申公所藏者其墨匣亦作半笏樣規製
古朴是百餘年物東坡先生所謂非人磨墨墨磨人者不虛
語也

桐華煙如點漆

潭州胡景純專取桐油燒煙名桐花煙其製甚堅薄不爲外

春渚紀聞

卷八

七

留香室開雕

飾以眩俗眼大者不過數寸小者圓如錢大每磨研間其光
可鑑畫工寶之以點目瞳子如點漆云

廷珪四和墨

余偶與曾純父論李氏對膠法因語及嘉禾沈珪與居彥實
造墨再和之妙純父曰頃於相州韓家見廷珪一墨曰臣廷
珪四和墨則知對膠之法寓於此也

唐水部李愷製墨

王景源使君所寶古墨一笏蓋其先待制公所藏者背銘曰
唐水部員外郎李愷製云是諸李之祖也黎介然一見求以
所用端石研易之景源久之方與後攜研至行朝有貴人欲

以五萬錢輟研景源竟惜不與也

春渚紀聞卷之八終

春渚紀聞

卷八

七

留香室開扉



春渚紀聞卷之九

宋何薏撰

長樂梁章鉅
浦城祝昌泰全較刊

記研

端溪龍香硯

臨汝史君黃莘任道所寶龍香硯端溪石也史君與其父孝綽字逸老皆有能書名故文房所蓄多臻妙美硯深紫色古斗樣每貯水磨濡久之則香氣襲人如龍腦者云先代御府中物任道既終其子材納之壙中

歙山斗星研

歙之大姓汪氏一夕山居漲水暴至遷馮莊戶之盧莊戶硯

春渚紀聞

卷九

一 留香室開雕

工也夜有光起于支牀之石異而取之使琢爲硯石色正天碧細羅文中涵金星七布列如斗宿狀輔星在焉因目之爲斗星研汪自是家道饒益懼爲要人所奪秘不語人每爲周旋人一出必焚香再拜而視之方臚之亂亡之矣僧謙云

龍尾溪月硯

三衢徐氏所寶龍尾溪石近貯水處有圓暈幾寸許如一月狀其色明暗隨月虧盈是亦異矣余母舅祝君予與之姻家數見之今亦不知所在

玉蟾蜍研

吳興余拂君厚家所寶玉蟾蜍研其廣四寸而長幾倍中受

墨處獨不出光云是南唐御府中物余與許師聖崇寧間過
余氏借觀時厚母喪在殯正懷研極已而聞袖中噴然有
聲視之蝾螈中裂如絲蓋觸尸氣所致也

端溪紫蟾蜍研

紫蟾蜍端溪石也無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溪生山房五字
藏于吳興陶定安世家云是李義山遺研其腹疵垢真數百
年物也其蓋有東坡小楷書銘云蟾蜍爬沙到月窟隱避光
明入巖骨琢磨黝頰出尤物雕龍淵懿傾解渤安世屢欲易
余東坡醉草未許而以拱璧易向叔堅矣卽以進御世人不
復見也

春渚紀聞

卷九

二 留香室開雕

丁晉公石子硯

黃叔幾爲余言丁晉公好蓄瑰異宰衡之日除其周旋爲端
守屬求佳研其人至郡前後所獻幾數百枚皆未滿公意一
日硯工見有飛鷺翹駐潭心意非立鷺之所因令役人視之
見下有圓石大如米斛塊處潭中似可挽取疑其有異卽以
白守集漁戶維舟出之石旣登岸轉仄之若有涵水聲研工
視之賀曰此必有寶石藏中所謂石子者是也相傳天產至
珍滋蔭此潭以孕崖石散爲文字之祥今日見之矣卽叢手
攻剖果得一石於泓水中大如鷺卵色紫玉也中剖之爲二
研亟送其一公得之喜甚報書云研應有二何爲留一自奉

得無劾雷豐城之留莫邪否此非終合之物也守曰天下至寶不可萃于一家以啓人貪心託以解職面獻而公以擅移陵寢事籍其家矣而研不知所在

金龍硯

余友何持之滕莊敏之甥所蓄瑰異多外舅故物而有寶鑿爲余言其親黨氏有先爲端州者得二巖石硯璞藏之再世矣後其孫於京師得鐵鏡背銘高古有道人請爲磨治云須得美石有鋒刃而不劇如端溪石者發其光彩則盡善矣因以一璞付之鏡湖以歸曰是非尤物研璞殆希世之珍非與我百千不能償余精識且出斯寶也其孫驚異許之而持璞

春渚紀聞

卷九

三

留香室開牀

去三日來示曰使公見其梗槩也細視之則石面脉理深青色盤絡如栢枝狀漫不曉其爲何等物也道人索酒引滿大笑復持璞去曰後十日可賀請宿備所償之直吾將遠湖海不能待也及期出硯硯正圓中徑七八寸渾厚無眼於馬肝色中盤一金色龍頭角爪尾粲然畢具曾有知者卽以進御或言禁中先已有一研矣

呂老煨硯

高平呂老造墨常山遇異人傳燒金訣煨出硯之瓦礫也有教之爲研者研成堅甚宜墨光溢如漆每研首必有一白書呂字爲誌呂老死法不授子而湯陰人盜其名而爲之甚衆

衆持至京師每研不滿百錢之直至呂老所遺好奇之士有以十萬錢購一研不可得者研出於陶而以金鐵物劃之不入爲真余兄子碩所獲而作玉壺樣者尤爲奇物余嘗爲之銘曰真仙戲幻煨瓦成金老呂受之鑄金作瓦置之籬壁以觀其璞顧彼銜璧爲有慙德範而爲研以極其妙則金瓦幾於同價

澄泥研

悟靖處士王衷天誘所藏澄泥研正紫色而堅澤如端溪石扣之鏗然有聲以金鐵劃之了無痕爨或疑是澤州呂老所作而研首無呂字其製巧妙非俗士所能爲天誘云米元章春渚紀聞

卷九

四

留香室開聯

見之名孫真人研是非故無所稽考自是一種佳物也

銅雀臺瓦

相州魏武故都所築銅雀臺其瓦初用鉛丹雜胡桃油搗治火之取其不滲雨過卽乾耳後人於其故基缺地得之鏡以爲研雖易得墨而終乏溫潤好事者但取其高古也下有金錫文爲真每硯成受水處常恐爲沙粒所隔去之則便成沙眼至難得平瑩者蓋初無意爲研而不加澄瀘如後來呂硯所製也章序臣得之屬余爲詩將刻其後云阿瞞恃姦雄挾漢令天下惜時無英豪礫裂異肩踝終令盜坏土埏作三臺瓦雖云當塗高會有食槽馬人愚瓦何罪淪蟄翳梧槽錫花

封雨苔駕彩晦雲罇當時丹油法實非謀諸野因之好奇士
探琢助揮寫歸參端歛材堅澤未渠亞章侯捐百金訪獲從
吾詫興亡何復論徒足增忿罵但嗟瓦礫微亦以材用捨從
令餽甃餘當擅瓊瑰價士患德不修不憂老田舍

南皮二臺遺瓦研

魏武都鄴築三臺以居銅雀其一也最爲壯麗後世耕者得
其瓦於地中好事者斲以爲研號爲奇古歐陽文忠公嘗得
於謝景山作歌以酬之者是也魏武旣破袁紹於冀州紹死
逐其子譚於南皮築臺以候望某軍而名曰袁侯臺魏文帝
與吳質從容遊集於南皮亦築臺以居名讌友至今南皮有

春渚紀聞

卷九

五

留香室開

二臺故址在焉人有得其遺瓦形製哆大擊之鏗然有聲吾
之子遠取其斷缺者規以爲研其堅與鐵石競屢敗工斲之
具僅能窳之而特潤緻發墨可用知昔人創物制器雖甚微
者皆所不苟非若後世之簡陋也此先君所序而蓮銘之曰
方岬嶮煥奕於一時之盛兮詎知夫隆棟必傾而華棖糾折
洎毀擲埋委於千載之下兮孰期乎澡澤薦藉而參夫文房
四寶之列蓋物之顯晦也有時而事之興廢也常迭惟材良
而質美者雖亘千古兮不隨衆物而湮滅關子東見而銘之
曰鑄金爲觚提攜顛倒時措之宜發於隱奧寒暑燥濕不改
其操君子寶之庶幾允蹈

端石蓮葉研

余過嘉禾王悟靖處士坐間有客懷出蓮葉研端石也青紫色有二碧眼活潤可愛形製復甚精妙正如芳蓮脫葉狀其薄如五六重紙大如掌磨之索索有聲而墨光可鑒也其人甚惜不可得特記其精製喻硯工終不能爲也

風字晉研

風字研石也正青紫相參無眼甚薄硯心磨已窪下背緣玆剝殆非近代物與墨爲久光灑如漆王天誘見之以爲晉研後易銅爐於章序臣序臣攜至行朝爲一嗜硯貴人力取去真人所蓄數百枚而此研爲之冠也

春渚紀聞

卷九

六

留香室閒聯

烏銅提研

烏銅提研余於錢塘得之製作非近世所爲柄容墨漿可半升許亦爲章序臣易去關子東見之

古斗樣鐵護研

余兄宗勝所用鐵護研端溪石正紫色無眼古斗樣溫潤如玉爲滌者墮地缺其受水處慳惜之餘乃取以漆固而鐵護其外中固無傷也遠銘之曰在警馬宮形則虧矣胸中之書振耀百世

吳興許採五硯

吳興許採字師正字畫規模鍾司徒殆窺其妙自爲兒時已

有研癖所藏具四方名品幾至百枚猶求取不已常言吾死則以硯斃墳無遺恨矣最佳者得蔡君謨所寶端溪研一圓厚寸餘中可徑尺色正青紫緣有一眼才如著大名之景星助月又得二石一以分余玉堂樣色紺青類洮河石面有十數量金翠周間與孔雀毛間金花正相類甚宜墨而不知石所從出又一端石古斗樣長尺餘馬肝色下有王禹玉丞相書玉堂舊物四字又圓硯下巖石有二碧眼中極窪下溫潤發墨師正常所用者莫養正爲之銘曰圓如月窪如尊勿謂其琢削不巧見爲椎魯無文卽而視之其中甚溫又一端石玉堂樣者授余深紫色無眼余命之曰端友且爲之銘云君子取友必端子有韞玉之美復具眼而知默祈漸摩以窮年爲何子之三益也

趙水曹書畫八硯

水曹趙竦子立文章翰墨皆見重於前輩遠先博士爲徐州學官日趙獻狀開鑿呂梁百步之嶮置局城下最爲周旋其重定華夷圖方一尺有半字如蠅頭而體製精楷蘇州張珙妙於刊鑿三年而後成甚自秘惜不易以與人與其所獲丁晉公家王右軍小楷樂毅論續藏自隨得之者以爲珍玩先子所得才三四數也其所用硯端石長尺餘潤七八寸溫潤宜墨雲端石若此大者至艱得求之十年而後獲上下界爲

八硯云性懶滌硯又不奈宿墨滯筆日用一研八日而周始一濯之則常用新硯矣故名八面受敵云

趙安定提研製

硯譜稱唐人最重端溪石每得一佳石必梳而爲數板用精鐵爲周郭青州人作此至有名家者歷代寶之余於崇寧間見安定郡王趙德麟丈所用一枚作提研製紹興四年復拜公子錢唐湧金門賜第出研案間云生平玩好盡喪益火而此研常所愛用復外樣拙貪者不取得周旋至今余亦撫之悵然也近章伯深偶於錢唐鐵肆中得一枚絕與趙類而非是也求易余東坡所畫鵲竹而得之工製堅密令人不能爲也

春渚紀聞

卷九

八

留香室開雕

龍尾溪研不畏塵垢

涵星研龍尾溪石風字樣下有二足琢之甚薄先博士君得之於外姪黃材成伯黃以嗜研求爲發源簿旣至顧視一老硯工甚至秩滿而研工餞之百里探懷出此研爲贖且言明府三年之久所收無此研也黃始責其不誠工云凡臨縣者孰不欲得佳研每研必得珍石則龍尾溪當泓爲鯨海不給也此石歲採不過十數幸善護之然研如常研無甚佳者但用之至灰埃垢積經月不滌而磨墨如新此爲勝絕耳先子性率不耐勤滌得此用之終身云莫養正爲之銘曰膚寸之

珍雲蒸霧出小而有容如摩詰室老何肺腸與之爲一季子受之周旋勿失

鄭魁銘研詩

永嘉林叔睿藏端石馬蹄樣深紫色厚寸許面徑七八寸下有鄭魁銘詩隸字甚奇云仙翁種玉芝耕得紫玻璃磨出海鯨血鑿成天馬蹄潤應通月窟洗合就雲溪常恐魁魁奔山行亦自攜硯之妙美盡於銘詩而末句所寄旨哉

李端叔銘僧研

比邱了能著端研古斗樣青紫色有二眼碧暈活潤背有李端叔銘云踏確是向上機不識字是第一義遂乃傳子傳孫

春渚紀聞 卷九 九 留香室開雕

至今爲祥爲瑞有美了能比邱人上長出一頭名字半露消息伎倆非聞思修發明前身不識字後身湧出江河流墨可泐一能兩身具眼者識李文家集遺此銘故錄之

躍魚見木石中

徐州護戎陳臯供奉行田間遇開墓者得瑪瑙盃圓淨無雕鏤紋盃中容二合許疑古酒卮也陳用以貯水注硯因問硯之中有一鱣長寸許遊泳可愛意爲偶汲池水得之不以爲異也後或疑之取置缶中盡出餘水驗之魚不復見復酌水滿中須臾一魚泛然而起以手取之終無形體可拘復不可知爲何寶也余視之數矣時水曹趙子立被旨開鑿呂梁之

險辟陳督役目覩斯異因言其頃在都下偶以百錢於相國
寺市得一異石將爲紙鎮遇一玉工求以錢二萬易之趙不
與玉工歎息數四曰此寶非余不能精辨餘人一錢不直也
持歸幾年了無他異其季子康不直工言以斧破視之中有
泓水一鱗躍出潑刺于地急取之亡矣是亦斯孟之類也余
又記虜庭雜記所載晉出帝旣遷黃龍府虜王新立名與相
見帝因以金盃魚盆爲獻金盃半猶是磁云是唐明皇令道
士葉法靜治化金藥成黠磁盆試之者魚盆則一木素盆也
方圓二尺中有木紋成二魚狀鱗鬣畢具長五寸許若貯水
用則雙魚隱然湧起頃之遂成真魚覆水則宛然木紋之魚
春渚紀聞

卷九

十 留香室開雕

也至今句容人鑄銅爲洗名雙魚者用其遺製也

銅蟾自滴

古銅蟾蜍章申公研滴也每注水滿中置蟾研仄不假人力
而蟾口出泡泡頰則滴水入研已而復吐腹空而止米元章
見而異之求以古書博易申公不許後失之或見之寶晉齋
申公之孫伯深云

雷斧研銘

余經雪川偶得數雷斧於耕夫雖小大不等而體皆如玉圓
擇其厚者窪而爲研膚理銳澤取墨磨研而墨光可鑒但恨
其大而薄者不容治則以鐵爲周郭如青州提研所製亦凡

案間一尤物也因銘之曰石化殞星龍雨刀槩是從震霆散
墜風雹形實斧也其實玉璧窪而爲硯以資銳澤與翰墨而
周旋誅姦諛之死魄

春渚紀聞卷之九終

春渚紀聞

卷九

十一

香室閣雕

春渚紀聞卷之十

宋何遠撰

長樂梁章鉅
浦城祝昌泰 全較刊

記丹藥

序丹竈

丹竈之事士大夫與山林學道之人喜於設訪者十蓋七八也然不知皆是仙藥丹頭也自三茆君以丹陽歲歎死者盈道因取丹頭點銀爲金化鐵爲銀以救飢人故後人煨粉點銅者名其法曰丹陽以死砒點銅者名其法曰點茆亦有取丹頭初轉伏朱以養黃茆死確以乾汞如漢之王陽叟敬唐之成弼近世王捷成鷓鴣膏金以助國用者不可謂世無此法也但得之者真龜毛兔角而爲之致禍者十八九也如東坡先生楊元素內相皆密受真訣知而不爲者章申公黃八座道夫皆訪求畢世費資鉅萬而了無一遇者

鳳翔僧煨硃鎔金

東坡先生初官鳳翔日遇一老僧謂之曰我有煨法欲以相授幸少憇我廬也坡與僧曰聞之太守陳公嘗求而不與我固無欲乃以見授何也僧曰我自度老死無日而法當傳人然爲之者多因致禍非公無可授者但勿妄傳貪人耳後陳公知坡得之懇求甚力度不可不與陳得而爲之不久果敗官而歸其法以一藥煨硃取金之不足色者隨其數每一分

入煨鍊一錢與金俱鑄出坵則鍊不耗折而金色十分耳
穎濱遺老亦詳記之龍川錄云

居四郎伏硃煨丹砂

密院編修居世英之父居四郎者少與異人得煨朱法其法
取辰錦顆塊砂不計多少以一藥鋪蓋煨之朱已伏火卽日
用炭火二兩空養不論歲月要用卽取水銀與足色金對丹
結成丹砂子取煨朱細研以津調勻塗砂毬上熾炭十斤籠
砂煨之俟火半紫焰起去火出寶淬梅水中則俱成紫磨金
不再坯溶便可製器用也而老居未嘗對人言亦未輒用一
錢也臨終呼世英語之曰我之煨法世唯語韓魏公矣非魏
公德業之厚餘人不可授也我亦不當授汝汝分中合得後
自當有授汝者然亦素知我有此法必費妄求訪以盡資用
因語數法皆不能成實世謂煨法者授之并語日觀數人緣
此而致禍者以戒之

瓢內出汞成寶

承議郎賀致中爲余言任德翁之猶子嘗隨德翁入都艤舟
相國寺橋遇一道人邀坐茶肆手出小藥瓢云吾視官人蓋
留心丹竈有年而未有所得者今能施我百錢當以此瓢爲
贈夜以水銀一兩投中翌早收取二兩乾銀也任意謂必無
此理然亦不能違其請傾篋得百錢與之袖瓢而歸夜取汞

試納瓢中置之枕間次日醉中探手撼瓢則其聲董董然未
如故也置之不復視一日德翁須汞爲用任欣然取器分取
既傾器中則堅凝成寶矣入火煉烹了無耗折自此夕注晨
取無不成寶者蓋真仙丹藥所製汞感丹氣自然凝結但不
知出瓢始凝之理向使在瓢卽堅則破瓢而取止於一作而
已此亦真仙神化無方非塵凡之可理度者任無妻孥之累
資用素窘旣日獲一星之利於是厚爲已奉不踰年一病而
卒瓢亦隨尖之也

丹陽化銅

薛駝蘭陵人嘗受異人煨砒粉法其名丹陽者余嘗從惟湛

春潛紀聞

卷十

三

留香室開離

師訪之因請其藥取藥帖抄一錢匕相語曰此我一月養道
食料也此可化銅二兩爲爛銀若就市貨之煨工皆知我銀
可再入銅二錢比常直每兩必加二百付我也其藥正白而
加光璨取棗肉爲圓俟溶銅汁成卽投藥甘鍋中須臾銅中
惡類如鐵屎者膠着鍋面以消石攪之傾槽中真是爛銀雖
經百火柔軟不變也此余所躬親試而不誣者後亦許傳法
而賊亂不知所在矣

煨消愈疾制汞

姑蘇查先生得煨消石法章申公與之爲莫逆而法不傳也
嘗遇一病僧而憫之取消作盃今日煎水飲之服之月餘病

良已僧有周旋過而詢其由以飲煎水爲言是僧素知查術
曰此伏消所成也當取黍置盂中就火試之果致禾死僧更
以爲希世之遇卽往禮謝再三且語其盂之異復懇求其法
查曰法固未易傳而前孟用力將竭可攜來爲公加藥爲之
也僧取盂授查卽碎盂別銘門臨大河俟消成汁卽鉗投水
中曰我初但欲起師之疾不意無厭至此也僧懊恨而歸

點銅成庚

法空首座無相師雪川人與余爲姻家待制公沈純誠之季
也一舉不第遂祝髮以求出世法間亦留心煅事嘗於焦山
與僧法全語及點化而全云我術正是點茆耳空曰出家兒

春渚紀聞

卷十

四

留香室開牀

豈當更學此若一有彰敗則所喪多矣全曰我法異此止以
一藥點銅爲金而所患制銅無法於骨董袋中攜行或爲人
所窺爾因出一紙裹視空質溪沙也而加重且抄數錢七令
空烹之通夕不能成汗呼全訊之全笑曰人得此視之溪砂
也豈知實銅耶復取白藥少許投之砂始融化出火視之真
金也空拜禮稱贊云目所未見也復日加延款且請其術全
曰我不惜術但我有前誓且恐起貪人妄費之心反致奇禍
實無益於人也請爲師言其自也我年二十無家爲道人同
侶三人共學丹竈歷年無成因紹聖元年七月十五日相語
曰我輩所學遊訪未遠今當各散行以十年爲期却以此月

此日會于此地道人無累是月不至卽道死矣遂舉酒爲約
三人者散往川陝京洛間我卽留二浙轉首之間忽復至期
出豐樂橋三人者次第俱集相待歡甚劇飲數日各出所得
方訣叅較之內一茆法差似簡易卽試爲之而銅色不盡一
人曰我於成都藥市遇一至人得去暈藥彼云奇甚而我未
試也因取同烹而色益黃意謂藥未至卽增藥再烹及出坩
中則真金矣更相驚喜袖市肆中云良金也衆復相與謀曰
常聞京師鑾家金肆爲天下第一若往彼市之無疑則真仙
秘術也復被而行至都以十兩就市鑾氏取其家金較之則
體柔而加紫焰卽得高直以歸時共寓相國寺東客邸中復
相慶曰我輩窮訪半生今幸遇此可以安心養道矣萬一未
能免俗則飲酒食肉可畢此生今當共作百兩分以爲別卽
市半邊宮醞大嚼酣飲而烹銅不虞銅汁濺發火延于屋風
勢暴烈不可救撲火馬四至三人者醉甚而我獨微醒徑被
烟焰從獨人中脫命而出懼有捕者素善泅卽投汁水順流
而下度過國門下鎖始敢登岸方在水中卽悔過祈天且誓
爲僧及不復再作或遇幹大緣事不能成就當啓天爲之不
敢毫髮爲已用也况敢傳人乎若首座有未了緣事可與衆
集福者我當分藥點治雖百兩不靳也空旣聆其說亦不敢
深逼之一旦不告而去後不知所在其徒三人二人醉甚不

支焚死一人就捕受杖亦數日而卒

草制汞鐵皆成庚

朝奉郎劉均國言侍其父吏部公罷官成都行李中水銀一篋偶過溪渡篋塞遽脫急求不獲卽攬取渡傍叢草塞之而渡至都久之偶欲汞用傾之不復出而斤重如故也破篋視之盡成黃金矣本朝太宗征澤潞時軍士於澤中錄取蒿草晚歸錄刀透成金色或以草撚釜底亦成黃金焉又臨安僧法堅言有歛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虵其腹漲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嚙破以腹就磨頃之漲消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漲毒之藥取至篋中夜宿旅邸鄰房有過人方呻吟牀第間客就訊之曰正爲腹漲所苦卽取藥就釜煎一盃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卽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急挈裝而逃至明客邸主人視之了不測其何爲至此及潔釜炊飯則釜通體成金乃密瘞其骸旣久經救客至邸共語其事方傳外人也

糝製

嘉禾墨工沈珪言其賣墨廬山過僧了希語及丹竈夜宿其廬希探篋取一藥示沈正琥珀色秤取二錢重用水銀一兩同入鐵銚中以蓋覆之置火上頃之作嬰兒聲卽開視以

科之并藥成一兩二錢黃金矣希言此是死硫也又言臨安
一山寺前有翁媪市餅餌爲給而寺有僧日出坐其肆凡二
十年察其翁媪日用無過費而純質如一日密語之曰我
有乾汞法未嘗語人也念爾翁媪甘貧於餅肆且老矣可坐
受安逸翁媪師謝而受其方并以乾汞示之數日翁媪復攜
餅餌造僧房見僧云誠謝老師見惠秘方以休養二老然老
夫婦亦自有薄術自謂不作不食不敢妄享甘心餅肆以畢
餘生也乃出藥於僧前取汞糝製卽成黃金也老僧慙惡禮
謝翁媪云吾二十年與神仙俱而不知真凡骨也翁媪旣歸
明日僧出訪之則空室矣

春渚紀聞

卷十

七

留香室開雕

市藥卽乾汞

朝奉郎軍器監丞徐建常余姊丈也建安人其父宣義公故
農家子後以市藥爲生性好施惠遇人有急難如在己也貧
乏求濟傾資與之不吝焉暇日乘舟至郡與一道士同載如
舊相識道士從容謂公曰子有陰德我所秘乾汞法當以授
子可廣所施也卽疏方示公并令公市藥與汞取汞置鐵銚
中以藥少許糝上復以器覆之置火上須臾聞銚中嬰兒聲
卽揭起視之汞已枯矣公徐取汞并以所示方裹之以謝道
士曰我之薄施未足及物要當竭力所致爲之此不願爲也
天或下憫我未有子倘遣吾得一起家之子是吾願也卽投

永與方澗水中道士笑謝曰非我所及也是歲建常生至年十四始令從其姊丈陳庸器讀書且囑之曰吾待汝十年遊學若至期不第卽還代我掌藥肆也建常十八歲考中上舍高等至二十四果於季常寧榜中登科如公約也

藥瓦成金

李樞公慎副車李瑋之曾孫云其季公雄師秘藏王先生手化金瓦遇好事常出而示之且言初長主召捷至爲設酒謂之曰聞先生能化金可得一見否捷曰此亦戲劇耳時坐爐側捷令取新瓦一片手煨之取所酌酒杯置湯鼎上投瓦其中抄少藥糝上復注湯滿盃酒散湯已耗半取瓦視之則兩角浸湯處皆成紫磨金而一角原是新瓦也又餘杭陳祖德云嘗見呂吉甫家藏婁敬所化藥金重三十兩原是片瓦而布紋仍在也

變鐵器爲金

閩門宣事陳安止云其姻家劉朝請在鎮江常延顧一道人臨行借取案間鐵銚云欲道中煖酒用旣與之數日其子相遇泗上道人以紙數重封銚還劉囑曰慎勿遺墜至家呈其尊因大笑曰銚不直百錢何用見還又封護如此其勤也卽置之閒處一日取銚作糊旣滌濯之視銚柄有五指痕及轉握處皆成紫金色驚歎累日傳玩親友無不歎賞者蓋是其

真氣所化也

春渚紀聞卷之十終

春渚紀聞

卷十

九

留香室開雕



春渚紀聞

舊跋

余生平以淹洽敏心所欽下者惟沈虎臣家有異篇得恣
繙借拓我見聞者亦惟虎臣此帙爲宋浦城何蓮著虎臣籤
架所副言自野駝飲水已上錄自名舊墨記已下更從秘本
鈔補中雖知有遺脫不妨作半壁寶藏也加以句抹字竄朱
墨狼籍質訂不翅再三而余從掃塵之後更得一將敝帚至
於故闕難通寧兩置以俟佳本其書所載多神僊藝術耳目
外事而事每及於杭菴就李以其作烏墩寓公耳他如瑩中
兩言姚麟置對及徐仁旺山前後之爭周正夫人君所論只
一宰相諸條皆於後來大有警省不可謂裨雜筮聽也案蓮

春渚紀聞

跋

一 留香室閒聯

父忒非曾爲東坡所薦爲武學教授復爲秦充太學博士後
左調教授徐州更請補一館職不報且言其筆勢雄健得秦
漢風力不肯苟合於時公卿莫爲推轂則蓮之所著亦庶乎
不媿父風矣海鹽姚士麟

江南藏書家指不易屈姚叔祥謂沈虎臣多蓄隱異遂抽伊
架上何蓮春渚紀聞陳眉公梓入秘笈亦知有脫遺余今喜
得全本凡十卷亟公同好据云野駝飲水已上錄自名舊家
今按此止五卷其中劉仲甫國手棊魚棊齋僧李朱蓋三則
或失一葉或失五行後又補記墨二十三則凡東坡事實詩
詞事畧及琴研丹藥種種失載故云所載多神仙耳目外事

豈知紙窓竹屋間珍玩一一具在然半壁亦能寶藏叔祥可謂身到處莫放過矣因錄其跋於右忝非字正通浦城人乘川毛晉識

春渚紀聞姚叔祥止半部先君購得抄本十卷欣然付梓展

後復得宋刻尹氏本命德兒校之九卷中抄本脫一葉家刻

仍之兩皮遺死脫後烏銅提研脫前蓮葉風字全缺蓋前輩抄書板心書名數目俱

不寫往往致有此失急影寫所缺并目錄八紙裝入家刻以

存宋本之典型如此嗟乎據叔祥跋語方其得之也句抹字

竄朱墨狼藉質訂不翅再三而先君所得抄本又益其半就

其半而校之則或益一葉或益五行固爲大快矣而九卷缺

春渚紀聞 跋 二 留香室開雕

文直至宋刻而始全只此一書幾經辛苦若是則凡留心校勘者其可不廣搜秘笈精詳考訂哉惜其板歸叔兄今質他所不得卽爲補刊與天下好學者共之爲深悵爾汲古後人

毛辰

此春渚紀聞十卷從毛斧季校本臨校者也是本爲虛白堂

楊氏所藏津逮秘書中本全書皆未及全校惟此爲斧季所

校當是後人取以補入全書中者惜未能取別本易出爰手

校此以存宋刻面目耳顧澗齋爲余言曰向有影宋本今在

小讀書堆他日取歸可以贈余聊記此語以待庚申秋七月

堯圃丕烈識

春渚紀聞久無善本姚叔祥之半部無論矣卽世所存汲古閣及津逮秘書兩本亦多訛竄難通之處固不但如毛斧李中中所云或脫後或脫前或全缺者已也此本從都門鈔歸首尾完具而鈔胥潦草因付芷隣東巖再三校勘十通七八蓋視舊本猶徹帚矣時方梓何博士備論工竣續梓是書使何氏喬梓之學備顯於世吾邑之幸歟抑不獨吾邑之幸歟嘉慶庚午同邑後學祖之望題後

春渚紀聞

後跋

留香室開牘

